

## 古希腊体育与身体意识的觉醒

谢光前

(江南大学 体育系,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 要:**人们解读古希腊体育,往往只重视其促成和平的意义。实际上,古希腊体育的另一深厚底蕴还在于唤醒了人的身体意识,使身体彰显其魅力,获得了新的存在价值,忽视这一点,不仅是古希腊体育认识上的残缺,也是对体育的不公。在当代,理解体育与身体意识觉醒的关系,将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关 键 词:**古希腊; 体育; 身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G80;G8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6)02-0079-03

### Ancient Greek sport and awaking of body consciousness

XIE Guang-qian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uthern Youngtze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When people interpret ancient Greek sport, they often value its meaning in promoting peace. Actually, another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ancient Greek sport lies in that it has awoken the body consciousness of human beings and let human bodies display their charm and acquire the new value for existence. Neglecting this is not only the incomplete recognition of ancient Greek sport but also unfair to sport. In modern times, it will bring us helpful enlightenment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sport and awaking of body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ancient Greek sport; sport; body consciousness

思想家(哲学家)执着地从本原的角度破解身体之谜,医学家希望从生理结构上去解答生老病死之感,艺术家则用文字、符号、图象等刻画出身体的各种形象……在人们寻求各种答案时,往往忽视了体育。如果我们重新审视体育之于身体的价值,而不是简单地停留在“生命在于运动”的层面上,也许可以获得一个人类认识自己身体的新视角。

### 1 古希腊体育:唤醒身体意识,推进身体价值的转换

古希腊人对体育的狂热最初是缘于战争的需要。地处地中海北岸的希腊半岛虽然风光旖旎、气候宜人,但土地却很贫瘠,资源也匮乏。居住在此的不同种族(雅典人、斯巴达人、克林斯人……),为了争夺这个半岛的统治权,经常互相争斗。因此,把身体视为矛与盾,使之强壮无比,孔武有力,能够在战争中发挥以一当十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此时,身体是一种“工具”,它服务于战争的需要,对身体训练的方式(角斗、拳击、投掷等)都是培养“战士”而设定的,是一种军事训练,而不能理解为是“体育”(有不少人将此看作是“体育”),因为体育必须是建立对身体尊重的前提下对身体的训练和培养,而服务于战争的训练显然不具有这样的性质。如斯巴达人从刚刚出生开始接受的就是残酷的身体训练,让人

历经风吹雨打,其目的是为造就强悍的战士。所以,身体的工具价值,并没有因为训练而得到改变。但是,当军事训练逐渐演变为体育训练时,就意味着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人们找到了一种使身体因为训练而走向毁灭的替代方式。体育使身体实现了富有生命意义新的价值转换,从而确立了其主体的地位。特别是在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始之后,体育比赛使人们对身体的存在价值有了新的认识。

在当代,人们对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的解读有一种共识,那就是它对希腊半岛的和平贡献。当然,这一点是古希腊体育对于人类而言是最突出的价值。不过,由于突出强调了体育在古希腊促成和平的意义,却遮蔽或者忽视了体育之于身体的本来意义。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希腊半岛上的各部族除了借“神”的力量传递和平的信息之外,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更多的是把它视为一个节日庆典,一种调适身心的狂欢。频繁的战事使人惊恐、焦虑、紧张不安,而奥林匹克竞技场则使人们的这种情绪得到释放,每个人都可以带着欢快的心情去看(欣赏)身体的较量,赛跑、拳击、掷铁饼、角斗……此时,身体的力量、速度、柔韧性等因为不再受到死神的威胁而充分地激发出来,身体因为体育而成为快乐之源。所以,古希腊人“从来不认为他们的身体见不得人,或者为了讨好



神明,便不重视自己的身体。因为希腊的神明,也很注意自己的仪表,他们也参加赛跑、参加游泳比赛、参加驾驭烈马的比赛”<sup>[1]</sup>。在这里,远古以来的对身体的神秘感在逐渐消失,身体可以坦露在阳光下,公民可以和神明一样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快乐和幸福。

实际上,古希腊公民的身体是公共财产,它由公共舆论支配着,“独立的身体”成为公众评头论足的话题,无疑是因为体育竞技场的磁力效应吸引的结果。在竞技场,公众对运动员的评判除了给胜利者极高的荣誉外,就是对他的身体大加赞颂。公众的评价使身体不再囿于个体生命的范围之内,它是个人立足于社会的形象标识,甚至是地位的象征。据说,西希翁尼的霸主克来斯西尼斯招婿,首先考虑的不是这位未来女婿拥有多少家产,而是看他在练身场训练过多长时间,是否有强壮、健美的身体。不管传说真实与否,但至少说明在人们的心目中,身体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其价值已不是荣华富贵能够换取的,相反,倒是健美的身体可以换取荣华富贵。除了在竞技场,在其他公共的场合中那些训练有素的身体也获得了回报,如在庆典仪式上,在游行的队伍中,在舞蹈表演群体里,没有一流身体的公民就没有资格身在其中。因此,苏格拉底强调,人应该象奥林匹克运动员那样保养自己的身体。他认为:凡是身材不佳、仪容不整的人都是没有公共精神的。这就把公民的身体纳入到公共事务的范畴,要求人们尊重身体、爱惜身体。这意味着身体意识的一种理性觉醒,体现了公众的意志和希望。当然,这时期也夹杂着一些对身体的贬斥和批判的思想,如柏拉图就在理念(灵魂)和身体的二元对立中,试图用“纯洁的心灵”抗拒“肮脏的身体”,他认为身体是欲望之源,容易诱发身体的各种疯狂的非理性的行为,导致尘世间的苦难和罪恶。在他的《理想国》中,柏拉图对身体的满足感嗤之以鼻。尽管如此,柏拉图本人并没有因为他对身体的偏见而忽视体育,他擅长拳击,甚至还参加过比赛,在奥运会上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其他运动会(如皮托运动会、奈美运动会等)的感召力使柏拉图这种对身体的贬低话语相形见绌,市民社会对于身体在竞技场张扬其魅力如醉如痴,因为体育满足了他们对身体达到快乐的理想诉求。

著名艺术哲学家丹纳<sup>[2]</sup>认为:“真正的人生,是在呱呱而啼的童年和寂静的坟墓之间的六七十年的寿命,我们要使这个身体尽量的矫捷、强壮、健全、美丽……”在练身场,人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发现身体的价值,通过与他人的较量,可以展示身材、磨练意志,身体就是谈话、展示、锻炼以及表达欲望的中心。可见,体育彰显出身体的本来意义,它支撑人们反叛对身体的偏见,从而实现了从对身体的愚昧无知、屈从战争的需要到自主认知身体的转换。

## 2 古希腊体育与艺术的结合,彰显身体的魅力

由于身体意识的觉醒,在辉煌的古希腊文化中,形成了许多标志性的艺术形象,《掷铁饼的人》《持矛者》等,古希腊雕塑中以身体为模本而成的经典作品已成为历史的传承印迹深深地刻在西方人的脑海里,精瘦但肌肉隆起的躯体,对

称优雅的姿态,灵动舒展的节奏,这些影像穿越时空,把西方人对人体的审美价值和古希腊链接在一起。

艺术因为身体而自豪,体育则是身体得于骄傲的源泉,后世对《掷铁饼的人》等作品的赞美往往源于对艺术的思考。这种缺少深层意义挖掘的思考使人们逐渐淡忘了体育在其中发挥出来的巨大力量,这是对体育的不公。在没有一种技术手段可以把体育竞技原初的面貌刻录下来的时代,能够最直接反映人们从事体育运动的表现形式只有艺术。文字的描述相比于艺术的形象而言毕竟没有那么直观。但是,不要忘却,艺术的描述也只是结果,其众多鲜活的原型和锤炼的过程还是应该在体育运动中去找寻。离开了竞技场,古希腊艺术中最具精华的人体雕塑就可能成为无本之木。

古希腊人把拥有健美身体的人奉为偶像与楷模,在地上颂之为英雄,在天上敬之为神明。这种结果的产生是有其发展的轨迹的。按照丹纳的理论,这一过程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公众对在比赛中得奖一次的运动员都立一座雕像作纪念,对获奖三次的人还要塑他本人的肖像;另一方面,既然神明也有肉身,只不过比平凡人的更恬静更完美,那么用雕像来表明神明也是很自然的事,无须为此而窜改教理<sup>[2]</sup>。由此可以看到,在艺术家的视野里,运动员的身体形象是可以和神明的形象相提并论的。丹纳的逻辑是:雕塑家们在练身场、在公众的竞技中,经常看到裸体和裸体表现的动作,他们特别注意表现力量与速度、健康活泼的形态和姿势,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不断地修正与完善,他们终于发现了人体的理想模型,《掷铁饼的人》就是其中的典范。而且,古希腊神话中最完美的神——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赫耳墨斯,也是艺术家根据日常生活对运动员的观察、建立在对人体最为深刻的理解基础上雕刻出来的,在他的头上,没有光环,没有了任何神秘的东西<sup>[3]</sup>。

可以说,身体因为体育而在艺术中得到张扬,艺术因为体育造就的身体而凸现其完美。表现身体之美,日渐成为古希腊全民性的艺术,是一种时尚。贞洁的观念没有变成大惊小怪的羞耻心。在百姓的眼里,心灵并不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即便身体暴露也不会为此脸红或者引起人不自然的微笑。人们看重呼吸宽敞的胸膛,灵活而强壮的颈脖,在脊骨四周或凹陷或隆起的肌肉,结实有力的胳膊,弹性十足的双腿,身体的每个部位都能吸引人们的眼球,人们欣赏它、品味它。即使在一些学究式的哲学家眼睛里,“身体之美”和“德性之美”是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的。如前所述,柏拉图把灵魂和肉体拆离,但是在他的著作中,还经常能够看到他借阿里斯托芬之口,教导青年要把自己的身体训练成有美感、生机勃勃且富有表现力的艺术形象。这时候,灵魂和肉体的纷争结束了。柏拉图在他的《美纳克塞纳》、《竞争者》、《卡尔米特》等对话录里有许多段落勾勒出现实生活中靓美青年高贵的体态<sup>[2]</sup>,他们的功架、步伐、手势、站姿乃至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着和雕塑一样的美感,有着从容不迫、潇洒自如的风度。这些都是由于经受体育锻炼而留下的标记。

由体育而造就的身体成为了艺术的渊源,广阔的竞技场,使艺术有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也给了艺术家发挥想象力



的空间。其实,不仅雕塑艺术家渴求完美的人体模型,其他的艺术形式——文学、舞蹈、音乐也竭尽所能传达对身体之美由衷赞颂的信息,诗人平达对奥运会上胜利者的矫健且充满力量的身体从来不吝赞美之词,公元2世纪的古希腊作家卢奇安描述过理想中男子应有的素质:面庞和肌肤被阳光晒成古铜色,精神焕发,充满阳刚之气,他们既不瘦骨嶙峋,也不臃肿肥胖,全身比例协调,充满匀称之美。这种描述依然是当代人对人体审美评价的标准。尼采曾经认为:古希腊人是人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德国人应该按古希腊的方向努力,不但在精神文化和价值取向上成为古希腊人,更要在“身体”上成为古希腊人<sup>[4]</sup>。姑且不论尼采思想的发展轨迹如何以及后来怎样被德国法西斯所利用,实际上古希腊体育、艺术和哲学、宗教一起构成了欧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基石。而其中体育与艺术的结合所缔结的硕果,则是后人永世不能淡忘的。

### 3 体育教化与塑造古希腊人的身体形象

古希腊体育对身体的表现是自然的、纯正的,没有矫揉造作,更不是色情淫秽,运动员不以裸体为羞耻,他们所表现的是人的“天然之性”,是希腊人对身体理想追求的一种共同行为。这种行为根植于希腊人把体育作为一项制度的“教化”过程中,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精神。

在希腊人看来,“教化”的本质是依据共同体的形象塑造个体的自由,根据共同体的标准培养人的本性,把人性与宇宙的和谐自然地关联在共同体的生活中。耶格尔<sup>[5]</sup>认为:“教化不只是指个体的实践;它本质上是共同体的一种功能。……共同体对于其成员的构成性影响是最持久且最活跃的,它缓慢而有力地教化诸个体的每一代,按照它自身的形象塑造他们……”由于受到奥运会和其他一系列运动会的影响,使身体得到“教化”的体育在古希腊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体制:(1)体育是人人都应当参加的公共活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人生头十年,教育应以体育为主,竞技和运动应当是全部的教育课程,这十年里,身体要练得棒棒的。(2)每个城邦必须兴建练身场。练身场是当时希腊城邦的标志和象征之一。16~18岁的年青人是练身场的主角,另外配有管理者、辅导员和助教,经常到练身场参加训练的人才是有教养的人。(3)有定期举办的各种体育盛会和众多相对固定的比赛项目。(4)给比赛的胜利者予最高的奖赏。在竞技中获胜,可以受到诗人的礼赞,其雕像可以矗立在故乡的广场上,其形象甚至被铸在钱币上。他们不仅可以不纳税,而且还能终身享有国家的俸禄。完备的制度确保了体育教育的实施,这种教育随着奥林匹克运动日益受到公众的关注和欢迎而得到普及。其教育也逐渐和强化身体意识,注重理性教化、提升审美情趣以及倡导公开竞争融为一体,成为体育教育的主旋律<sup>[6]</sup>。通过教育寻求德行,这是古希腊人本主义得于建立起来的有效方式。

这种把对人的基本要求与社会评价相结合的机制足以促使每个希腊人都高度重视身体的训练。因为身体的状况所反映的是个人的修养和德性,它对人们的冲击不只是视觉

上的、外在的,而且还是内在的、心灵上的。但是,无论是哪一方面,希腊人都能够以自然的态度去理解它,身体不是邪恶之源,而是幸福、快乐的根本。所以,笔者认为,当苏格拉底借德尔斐神庙的箴言要求人们“认识你自己”的时候,大多数希腊人首先认识的是自己的身体,然后才是自己的智慧。身体是生命之本,是人的灵魂通往纯静世界的桥梁,身体正当的欲望需要强健的体魄得于实现,人性中的邪恶也要靠得到教化的健全的身体去克服。以身体为本,是古希腊体育、古奥林匹克运动长盛不衰的动力之源。而体育运动中洋溢出的激情与活力,又使身体可以长期与柏拉图式的“灵魂”分庭抗礼,保持自身的独立。正是这种着眼于教化的体育,唤醒了人们对身体的重视,培养了公共精神,古希腊人的生活由此而显得热情奔放又不失节制,人性得到张扬而不至于张狂,生命在运动中的积淀逐渐铸就了古希腊文明的辉煌。

自中世纪以来,由于受宗教、习俗乃至各种理性教育的影响,身体被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甚至人为地蒙上了各种各样羞耻的印记,尼采、福柯等人的理论试图冲破传统以摆脱身体沉默无语的历史,恢复身体的本来面貌,把身体的“天然之性”归还于人<sup>[7]</sup>。但是,理论毕竟是“灰色”的,当传统的观念扎根于人心灵的时候,要突破樊笼就需要勇敢者的行动,而当代体育的勃兴为身体回归属人的本性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库尔尼科娃、贝克汉姆等当代体坛的标志性人物,他们作为人们追逐的偶像,其健康、匀称、活力四射的身体是吸引人们关注的根由之一。他们以体育的名义展示自己的身体,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冲击波。有思想者认为我们已经进入到“后身体时代”,如果是这样,那么体育在其中将发挥什么作用,也许,对古希腊体育与身体意识觉醒之关系的探讨能给我们某种启示。但是,当代社会生活的另一个特点是身体被技术支解,灵魂被物欲蚕食。面对现实,体育,除了使身体健康之外,还应该给身体带来什么?这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

### 参考文献:

- [1] 房 龙. 人类的艺术[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82.
- [2] 丹 纳. 艺术哲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263, 46, 316.
- [3] 汉密尔顿. 希腊精神[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 42.
- [4] 雁 翔. 在身体上做古希腊人[EB/OL]. <http://cul.sina.com.cn> 2005/04/27.
- [5] Wemer Jaeger. 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65.
- [6] 谢光前. 论奥林匹克教育[J]. 无锡教育学院学报, 2004, 24(4): 51-54.
- [7] 汪民安, 陈永国. 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12-17.

[编辑:邓星华]